新華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一九二九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 發行人潘梓年



林主席昨晚逝世

遺囑勗勉國人努力國族復興
蔣兼院長代理國民政府主席

（中央社訊）文官處公告：國民政府主席林公，於本年五月十二日政躬忽感不適，當經醫師悉心診治，針藥並進，其經過情況業已按日公告，乃近日病況時輕時重，遂至大漸，竟於八月一日下午七時零四分逝世，並留有遺囑，勗勉國人，一致服從總裁命令，努力奮鬥，俾國族早日復興。

（中央社訊）林主席病勢，於一日午後突然轉劇，延至七時零四分在主席官邸逝世，主席彌留時，中央常務委員及各院院長居正、丁惟汾、孔祥熙、于右任、戴傳賢、陳果夫、葉楚傖、李文範、孫科、何應欽暨文官長魏懷，參軍長呂超，主計長陳其采等，均在側，醫護委員會臨即舉行會議，商討治喪事宜。

（中央社訊）國民黨中央常會，於昨（一日）晚十一時半舉行臨時會議，出席居正、丁惟汾、戴傳賢、孔祥熙、于右任、葉楚傖、孫科、陳果夫、何應欽、李文範各常委，列席張道藩、狄膺，由居正主席，決議案如下：㈠林主席遺囑送請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之決議案，本常會予以接受。㈡推居正、丁惟汾、戴傳賢、孔祥熙、于右任、孫科、何應欽、葉楚傖、陳果夫、王寵惠、吳鐵城、鄒魯、李文範、程潛、白崇禧爲林故主席治喪委員會委員，居正、孔祥熙、戴傳賢、于右任、孫科、葉楚傖、吳鐵城、李文範爲常務委員。㈢現任行政院院長蔣中正同志，自即日起代理國民政府主席。

治喪禮節

（中央社訊）茲將奉頒定之治喪禮節公佈如後：

㈠殯殮

淨浴易服 服式採藍袍黑褂，鞋黑色，絲質，襪黑色，絲質。

安放靈床 靈床設於主席官邸南向，遺體上覆國旗。

行禮默哀 參加人員爲各院部會首長，其儀式爲三鞠躬致敬，並俯首默哀三分鐘。

㈡發喪

甲、陪都——國府立即呈報國民黨中央黨部，並通知各院會及重慶市政府立即昭告市民週知。

乙、通電國內外——國內方面，由文官處電知各省市政府，昭告國民週知，並由外交部通知各使領館轉達各該國政府。國外方面，由外交部電令駐外使領館，轉報駐在國政府，並昭告僑胞。

㈢服喪

1，自發喪日起，各級黨軍政機關學校首長代表全體人員，佩帶黑紗一月。

2，全國黨政軍各機關，停止宴會娛樂一月，民間三日。

3，各機關下半旗誌哀一月，民間下半旗（或於國旗頂掛黑紗）三日誌哀。

㈣大殮

大殮地點 主席官邸禮堂。

大殮時間 八月二日午後五時。

瞻仰遺容 參加人員：1，家屬，2，國民黨中央委員，國府委員，各院部會首長，3，國民參政會代表，4，國府簡任以上人員。

大殮 全體肅立默哀，奏哀樂，鳴禮炮一百零一響，昇遺體入棺，蓋封。（開始鳴禮炮時，陪都全市停止交通三分鐘，民衆肅立致敬）。

設置靈位 設於官邸禮堂。

行告殮禮 儀式爲全體肅立，奏哀樂，行三鞠躬禮，讀告殮文。

附告殮儀式

一、典禮開始。二、全體肅立。三、奏哀樂。四、讀告殮文。五、行三鞠躬禮。六、禮成。

㈤祭奠 八月七日上午八時起舉行。

甲、國葬恭祭，總裁，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全體，國府委員全體，各院部會處署文官簡任以上，武官上校以上，國民黨黨部總幹事以上，國民政府文官參軍主計三處，全體職員，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重慶市臨時參議會代表，重慶市長，各省市[illegible]，各專門學校以上校長，駐渝各國以上駐渝代表，各使館大使公使（各高級館員），駐華各同盟國家高級軍事官員。

附恭祭儀式

一、祭禮開始。二、全體肅立。三、主祭者就位。四、陪祭者就位。五、與祭者就位。六、奏哀樂。七、默哀三分鐘。八、上香。九、獻花。十、恭讀祭文。十一、行三鞠躬禮。十二、奏哀樂。十三、禮成。

社論

爲元首逝世致哀

國民政府林主席於昨日下午逝世。這是抗戰中全國人民最哀痛的事情，是國父逝世後我國最大的損失。林主席臥病以來，我們每天以最關切的心情，讀着病況的公報，而每次讀到病況的公報，總是衷心默禱早日康復。林主席終於昨日離開了全國人民而逝世，我們敬致最悲痛的哀悼。

林主席承繼國父的遺志，畢生盡瘁於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十二年來，更親自領導了抗戰建國的偉大而艱苦的事業。不僅全國敬仰，友邦亦莫不欽佩。現在正當我們的抗戰建國處於最困難的年頭，同時也是更接近勝利的時期，我們需要林主席的領導，而林主席竟因爲國盡瘁中道賚志而歿，不及親見抗戰的勝利建國的成功，當是最遺憾的事。

然而，我們可以告慰林主席，全國人民當承繼林主席的遺志，遵循林主席的遺教，在蔣委員長的領導之下，加倍努力，早日完成消滅敵寇漢奸的任務，遂成建立三民主義新中國的使命。

林主席給全國人民的指示很多，很寶貴，我們謹略提幾點作我們努力的方向，將我們對林主席的敬仰和哀悼，化爲對民族國家盡其更大職責的努力。

我們應該記住林主席在去年元旦廣播中的遺教「精誠團結，一心一德」，把我們所有的「一切貢獻給民族，共同從事抗戰工作。爲了克服困難，走到勝利，我們除了精誠團結，團結無間，將我們的一切，金錢、才能以至於生命，貢獻給抗戰事業，再沒有別的致勝之途。」哀悼林主席，我們必需團結，加強團結，鞏固團結！

我們也應該記住林主席在前年元旦廣播中所警惕和指示我們的話。林主席指示我們：「在這抗戰大時代的中間，由於全國的軍民，一切忠勇愛國的事實表現，中華民族的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已經是很發揚了，我們國民的民族精神，已經恢復到相當的程度」。同時，更勿忘記林主席所說：「我們國內的漢奸敗類還是不少，前方後方和敵後的一般民衆，也還沒有完全盡到國民的責任。譬如汪逆兆銘等僞組織份子，得竊名義，甘心投降敵人賣國，又如後方少數不肖份子，發國難財，囤積居奇，又如前後方和敵後一些墮落份子醉生夢死不知振作等等，都是很可痛心的事實」。「我們應該由此而警惕，我們還得努力提高民族精神」。而最重要的，就要如林主席所指示：「爲澄清抗戰陣營起見，必須加緊提高民族精神，剷除這些漢奸敗類，感化這些不肖和墮落份子。」哀悼林主席，必需發揚忠烈，剷除漢奸敗類。

我們還應該記住林主席對民權民生各問題的解決，也曾有極寶貴的指示，如「在政治方面，是用全體國民做基礎的全民政治」，如「我們要勵行經濟建設，解決人民的生活問題，以達到民生優裕的地步」。（均見前年元旦廣播）

林主席的這些遺教，引導我們完成抗建偉業，而尤爲今天之所急需。只有認真的澈底的在行動上執行這些遺教，才對得起林主席，才能安慰林主席的英靈。

林主席事略

主席林公名森，字子超，一字長仁，民國紀元前四十四年（公歷一八六七）二月十一日生於福建閩侯尚幹鳳港鄉。其先世系出殷比干，傳至祿公，當唐末隨忠懿王王審知，由濟南而閩始，居閩侯枕峯鄉，繼徙陶江，陶江古稱上渡，後易名尚幹。降及明代，始又由尚幹遷居鳳港鄉。以農爲業，至大父始改營商，父道炳公，母鄭氏，嗣父道馨公，均享遐齡，兄弟五人，主席居長，娶鄭氏，早故，次弟長義，四弟長智，五弟長健，均早卒。三弟長膺，生一子名京，繼主席爲嗣，曾卒業於北平輔仁大學，留美歸國後，在綏遠省政府爲秘書，太原陷敵時，抑鬱殉職。現存弟婦一人，嗣媳一人，姪媳一人，姪女一人，嗣孫一人，名瀚，姪孫二人，姪孫女一人。

主席自幼治學，受顧王諸儒學說之薰陶，革命情緒極盛，當其在福州鶴齡英華書院受業之時，見清政不綱，志切興革，聞國父倡義嶺南，讀佛風從，遂在滬組織福建學生會，被選爲會長，陰結同志，乘時鼓吹，嗣率全會會員，加入同盟會，於上海九江等處，創設報社，闡述主義，冀得培植革命深基於民心。主席性沉毅，不自標榜，見之者但仰其光風霽月志靜懷澹，初不知其能爲非常之事也。

辛亥武昌起義，主席即在九江密結海陸軍，傳檄響應，光復贛省，九江推爲民政長，嗣受任爲江西省代表，赴南京開會，被舉爲議長，出席臨時參議院，選國父爲臨時大總統，民國法統實自此始。

主席臨大事，當機立斷，不動聲色，民初由福建省選爲參議院議員，持論嚴正，內外欽服。民國三年赴美，追隨東京，奉國父命，主持美洲黨務，創辦航空學校，造就青年同志，受航空訓練，先後畢業回國，爲黨國服務者，不乏其人。五年回國從護法之役，隨國父之粵，任大元帥府外交部部長，七年被選爲參議院院長，嗣參與憲法會議，旋任議長，十年復召集國會於廣州，被選爲國會非常會議議長，選國父爲非常時期大總統，正義昭宣，得維法統於不敝。十一年任福建省長，民情愛戴，嗣肩大本營建設部部長，十三年本黨改組，任中央執行委員，旋派海外部部長。十四年任國民政府委員，迨統一告成，奠都南京，先後被選爲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務委員，立法院副院長，二十一年就任國民政府主席。値一月二十八日淞滬之役，暫遷洛陽，靜鎮沉著。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蔣委員長蒙難西安，人心惶駭，當此，會[illegible]

主席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中央政治會議聯席會時，主持大計，推舉若定，[illegible]二十六年七七事變，抗戰軍興，[illegible]

[illegible]

附恭祭儀式

一、祭禮開始。二、全體肅立。三、主祭者就位。四、陪祭者就位。五、與祭者就位。六、奏哀樂。七、默哀三分鐘。八、上香。九、獻花。十、恭讀祭文。十一、行三鞠躬禮。十二、奏哀樂。十三、禮成。

林主席遺囑

余忝任國民政府主席十有二年，國難空前，時深儆惕，自中央奮起圖存，決策抗敵，委員長領導全黨同志，全國人民，統帥忠勇將士，同心禦侮，效命前驅，卒使寇氛漸戢，正誼昭宣，國際同情日增，平等新約於焉締結，益見得道多助，有志竟成。森隨國父之後，服膺主義，致力革命，原期於國於民，有以自効。現值抗戰建國同時邁進，而余以精力就衰，未能導揚盛治，目覩中興，曷勝遺憾。所望同志同胞，盡皆曉然於暴力之終應失敗，公理之決不消亡，精誠團結，淬厲奮發，一致祖述國父之遺教，服從總裁之命令，各爲國家民族盡其責任，於以驅除殘寇，再造中華，庶幾世界和平，有所保障，人類幸福，得免摧殘，躋世運於大同，奠邦基於永固，其共勉之。

林森。

豫北敵竄動被打退
安慶東北我軍襲敵得勝

（中央社據軍委會發表洛陽一日電）上月末由豫北敵先後由邵源大峪鎮等地向我進犯，均被我軍擊退，傷斃敵數百，鹵獲輕機槍三挺，步槍及其他軍用品甚多。

（中央社據軍委會發表立煌一日電）我軍某部襲擊安慶東北皖鄂之敵，敵據工事頑抗，爲我擊斃營長以下百餘人。

（中央社據軍委會發表鄂東某地一日電）黃梅敵一部向城西北地區進犯，經我軍圍擊，敵遺屍百餘具，突圍向城內逃竄。

敵後通訊

晉西方山敵佔區
敵寇的苛索

師海雲

走進臨縣方山相交的地界，便會碰到不少從方山逃回游擊區來的難民，他們忍痛遺棄了被敵人蹂躪的家鄉田園，攜扶着老幼兒女，走回游擊區來。

一年以前，敵人在圪洞、馬坊、赤尖嶺等築下據點，與積泉、峪口等據點連成了一線，又修通了離石至嵐縣的嵐公路，並在方山境內開府、津良莊等地築了大小三個碉堡。從此方山四千多方公里的土地，三萬多人民，便陷身於悲慘的境遇。

敵佔區人民深感無法應付的，是被敵人威逼強迫的築碉堡和修汽車路，今年四月份內不少村莊每人每月要被迫去作廿多天的苦工，到七八月間，由於陰雨連綿，成爲敵寇生命線的『路』，多被水沖垮，因此，在七月份，沿大路村莊，有人每月要作到二十七天之多。一人一日不到便要罰洋十元。敵人規定十一歲至六十五歲都在作苦工的年齡內，人民深恐敵人拉去當兵，於是有人花錢僱人頂替，有人事前受罰，而躲避不去，因此一個村在半月內單因不到而受罰者便有四十餘人。人力而外，還強徵畜力，敵人規定每閭每天攤大牛十頭，少去一頭罰白洋十元。

去年春天，因爲敵人不斷抓人去作苦役，使一般青年人更加恐慌，於是漫山遍野的亂跑起來，結果很多耕地未能及時下種，就是下種的地也因二十多天不得鋤草，莊禾也都被草吃光了。如果你現在走到方山的大川或任何山溝，還會看見高高的高粱桿，還佇立在田野裏，當你和鄉一帶的同胞提到地裏莊稼不能收穫時，無論男女老幼，多掉淚痛哭不止。

八月間，敵人爲解決糧食供給，遂向各村閭選行攤款，要每天每閭交出白麵十斤，莜麵二十斤，小米十四斤，麩糠一百斤及穀草一二〇斤，給離津良莊敵『治安隊』和各偽村公所的給養。其次還有款項的攤派，去年三四月間，敵人強迫方山大多數村莊都種上了大煙，到八九月間，敵人即派出不少查煙委員，調查大煙收割的情形。一月後，敵人即根據調查的結果，分爲甲、乙、丙三等地來抽稅，規定甲等地每畝抽稅六十元，乙等每畝五十元，丙等每畝四十元，結果莊稼所剩無幾，有的村莊甚至把本錢都賠上了。[illegible]

敵人還規定了許多制度，如『查電線』，『帳簿制』（不給咱們送信），『聯明』制度（宣誓不給我軍作事）與『情報制度』等，藉口違反懲罰條例，進行勒索，根據去年八個自然村（二百六十餘戶）三個月不完全的統計：在敵僞無窮的勒索之下被罰白洋達五千元之鉅。

以村爲單位的榨取更不亞于零碎的敲榨，以寺村行政村爲例共有八個自然村，戶口是二百八十戶，七月份內出『維持費』白洋共達一千一百八九十元，平均每戶每月便負担白洋六元七角。又賈坊行政村，共有九個自然村，三百多戶，一千二百多人，在去年六七兩月份即負担了：『維持費』及[illegible]

此外方山婦女，還有一種特殊負担，即『上繳』[illegible]

[illegible]

主席病況經過

（中央社訊）五月十二日，林主席[illegible]

[illegible]

更正

[illegible]

巴多格里奧不投降
盟機又將猛炸意國
北非盟軍總部對意發出警告
意北各地發生激烈暴動有軍隊參加

（中央社阿爾及爾七月三十一日路透電）盟兒電台自下午六時四十五分起，廣播盟軍總部對意大利的通告說：自從墨索里尼下台以來，已經六天了，在這六天中，他們作的事不算少，但德國人依然在意國境內。要是巴多格里奧講和的話，那末，現在德軍就會像落在陷阱中的老鼠一樣，被捉住了。墨索里尼去職以後，我們曾放鬆對意大利的空中攻勢。假如巴多格里奧政府很快行動起來，他要今天恰早已透卸了。空中的休戰，是終止了。你們無論要求，都要施諸港口，鐵道和德國的軍營。不要冒生命的危險去爲納粹德國工作。廣播中加上說：巴多格里奧政府不接受盟國的和平條件，卻延緩不決和坐令機會喪失，以致德軍能夠從容佈置，「我們不能再忍耐這種情況了，因此向你們提出嚴重警告：空中休戰已終止了，『準備吧——猛烈的空中攻勢就要開始了。當炸彈落下來的時候，肥着每一個意大利人所流的血，都要算在德國當政者的賬上，他們在意國命運決定的時期，竟悻悻的觀望起來，不爲其祖國的光榮和自由有所行動。

（中央社意大利邊境七月三十一日合衆電）意大利北部各地在盟軍總部的警告（即『轟炸意大利城市的工作，經六日停頓後，又將立即發動』。）後，在午夜以前不久，即發生猛烈暴動，附近軍隊，也公開與民衆共同參加示威遊行，要求推翻所謂『背棄他們』的新政府，並且要求立即和平。保持秩序的惟一軍隊是憲兵，然而他們已經無法鎮懾北意大利的怒潮。米蘭、都靈和北部其他城市，雖受警告，但主要街道，沿是重新裝設擴音器，成千人民擁擠街頭，聆取倫敦方面用意語廣播的盟方公報。

（中央社倫敦三十一日路透電）官方今天正式宣布：任何盟國代表，從沒有接觸或接洽意大利半島中立化的建議，正如今晨從伯爾尼傳來消息所報導的。又說，無論如何，這種傳說的接觸，和實際情況完全無關。

倒退的路是沒有的！

假如再不立即和同盟國家媾和，把德國人趕出去，把一切形式的法西斯主義斬草除根，那麼就要逼迫意王退位，巴多格里奧滾蛋！

意人向新政府提出最後要求

（本報莫斯科七月三十一日電）伯爾尼訊：『自由米蘭』電台廣播說：在墨索里尼倒台五天之後，巴多格里奧政府又唱起戰爭至勝利爲止的陳腔的老調了，但是不能准許，不能容忍的事情。巴多格里奧和意王是不是打算又一次違背全國的意志，繼續墨索里尼時代的錯誤的歷史的政策呢？如果國家的元首和都要會議的主席的打算是這樣的，那麼全國人民決不會讓自已不知不覺，決不屈服，而且一定要以一切手段加強鬥爭，爭取立即停戰和開始和平談判。

戰爭爲什麼要繼續下去呢？爲了要壓迫法國和巴爾幹諸民族，特德國服務麼？但是這個可恥的蠻盜政策是墨索里尼的政策，它把戰爭帶到了我們的家裏，而人民和這除是反對戰爭的。墨索里尼直至之後的意大利，在邊境之外的各國中並沒有要幹的事情。必須迴避侵略的政策以及爲德國的利益服務的警察制度。必須和法國和巴爾幹諸民族建立友誼的關係，設法重新取得法西斯所奪去的市場，由於法西斯們的罪動，德國奪去了我們的市場，使我們的工商業受到極大的損害。

爲了什麼要繼續戰爭呢？也許是爲了救助墨索里尼法西斯主義的一夥伙，而以德國的幫助來維持這夥貪汚黨徒的高官厚爵的人們取得權力吧？全國人民願像一個人那樣站起來，手執刀槍，反對這種企圖，特逼迫意王退位，巴多格里奧滾蛋。統治者們必須懂得：倒退的路是沒有的。一切形式的法西斯主義必須斬草除根，它的領袖們必須審判定罪。解散法西斯的運動，是這民全國公意的，人民絕不准許。

希特勒的命運至少要和墨索里尼相同。納粹軍國主義是對於意大利的致命的威脅，這個威脅正在干的二變之際，特別是因爲法西斯的統治機構早已變成德國的附庸，它在納粹匪徒之前開放了意國的邊境。一切爲了消滅德國的威脅，爲了削弱德國帝國主義！希特勒主義是德國侵略政策的最卑劣的表徵，必須以我國人民的力量來協助撲滅希特勒主義。

巴多格里奧政府所說的『戰爭至勝利爲止』，是對於意大利民族和英勇的人民的莫大侮辱。把墨索里尼摔進垃圾堆的，是人民。意大利今天唯一可行的政策，是和平和廢棄使我們陷入德國羊籠的屈辱的條約。爲了保持意大利的主權，爲了使意大利恢復成爲自由的強國，就必須立即和同盟國講和，立即和歐洲的文明民族的友愛相處。意大利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以取得和平，爲達到此目的，我們要示威遊行、罷工，必要的話就戰鬥。人民必須把警覺性提高到最高限度。墨帝及其政府必須以確實的行動來證明他們的法西斯的過去已經死了。最好的保證，就是立即和同盟國媾和，廢棄鋼鐵協定。在這之前，人民將仍舊留在大街上和陣地上，停止工作，不惜任何代價爲和平而戰鬥。

和平的，民主的政府萬歲！

沒有法西斯官僚和德國人的自由意大利萬歲！

（中央社瑞士邊境七月三十一日合衆電）據法國方面所傳意大利邊境消息：意大利北部若干城市，有要求和平的示威運動，曼佛雷魯斯、羅馬、都不勒斯等地德意軍隊之間所發生的事件更多了，軍官之間，也多發生衝突。示威遊動有婦女參加，其中還有抱小孩兒的。他們都高喊『國王呀！我們需要和平，[illegible]利。巴多格里奧呀！立即行動，我們不願城市再受轟

炸」。佈羅馬人特別感覺除非政府同意投降，否則必難法國除轟炸的危險。羅馬各教堂每日廿四小時都撞響，求和平。培傳意海軍已將各軍艦衛兵的數目，增加一倍，並且都已升火待發，準備一奉命令，在數分鐘內，就可開出。一般都相信這一定是準備在投降時免爲德方所扣留。

（中央社伯爾尼一日路透電）巴多格里奧政府曾通令所有一九二七至一九四二級的意大利人、還沒有奉召入伍者，須在星下朝日以前申請登記。

墨索里尼是怎樣下台的？

★真理報專文★

意大利人民的血腥的壓迫者，法西斯運動的組織者，對現行戰爭的苦難和悲慘首先應受制裁的元兇中間的一個，離開政治舞台了。法西斯的羅馬柏林軸心，已受到了使它的基礎動搖的一個打擊，已向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滅亡和意大利人民的復活，跨上第一步。

一個人應該記在心裏：在法西斯的法律和實踐中，『領袖』的耐璧僅僅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事情，相反地法西斯法律規定了墨索里尼應受法西斯大會支配的。這個皇帝默許了兩且用自已的意志，抵禦了專制的勢力，以及法西斯主義的違反民意和違反民族的政策，已廿年了，如果說，墨索里尼就是被擁護爲帝國所承認的，那麼這件事只是用已經動搖到國家命脈的真正基礎的重大原因才能夠說明。

第一個主要的而且具有決定性的原因，便是意大利所有各階層民衆的覺醒，他們都確信墨索里尼的整個政策，已經離於完全破產了。

黑衫領袖的垮台，直接發生在希特勒軍在蘇德戰場上發動的大規模夏季攻勢失敗之後。這樣同時發生，絕不是偶然的。

意大利參戰後的六個月，墨索里尼的軍隊就從東非被打垮了，在利比亞邊境被打垮了，被英勇的希臘人民打敗了，他就穿上希特勒奴僕的役服。自從那時以來，墨索里尼想挽救他的統治，免得瓦解，想挽救他自己和他的同謀犯，免得因爲所犯的罪惡而自食果報，他的一切希望就完全要寄托在德國帝國主義軍隊的勝利的前途上，而德國帝國主義戰爭的前途，在戰爭兩年的過程中變得越發惡劣了，意大利法西斯主義也就越發明白地意識到大難臨頭了。所有非洲殖民地的喪失，突尼西亞的敗北，最後，襲爭向意大利本土的轉移，已加深了士氣沮喪的過程。但是，毫無疑問，倒底還是一九四三年蘇軍夏季攻勢的失敗，以及希特勒軍隊在蘇德戰場上的處境越來越危急了這一個事實，是在這裏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的。

參照這些事實看來，就很明顯：墨索里尼和他的政府，決不能夠指望到德方實際的軍事援助，來抵禦盟軍空中和陸上的進攻。當問題已這樣提出的時候，墨索里尼的命運就已經注定，他的垮台就成爲不可避免的了。

在破壞法帝到意大利本土的時候，法西斯政府，即向意國內勞動群衆和反法西斯的反對派越過越高漲的活動，以及前方軍隊的實際的瓦解，預抗成爲不可能了。

墨索里尼跟希特勒會談，希特勒拒絕援助意大利，除了這個以外，成爲瓦解的直接的原因的，還有巴勒摩的投降，和羅馬的被炸。

在全意國所有各大城市中，都舉行反政府的示威遊行。

法西斯主義依然存在着

組成新政府的人物，並不合法現出是法西斯帝的敵人，他們跟法西斯帝是一向合作的。墨索里尼和他的匪幫，已經從政治舞台上不見了，但是一點象也沒有表示出，在他們被除以前，他們真正不能不得不爲他們的罪行受罰。爲恰好，當意大利和德國的公約還是有效的，軍事行動還在繼續着，被法西斯主義所廢止的民主自由一種也沒有恢復，而法西斯黨形式上是被解散了，可是所執行的組織卻被保留着。新政府決定，在戰爭結束以前禁止成立新政黨』，這一件事便是很明顯的了。

由此可見，作爲政治制度和政府制度的，以及作爲希特勒唯命是從的軍事力量的整個法西斯主義，依然存在着。[illegible]

另一方面，有兩個因素必須指出。

巴多格里奧元帥聲明「戰爭繼續」，這是不夠的，必須要有方法打仗，[illegible]但是從這個觀點看來，法西斯意大利就絕對沒有辦法。軍隊正在[illegible]，人民要求和平，在這個情況下，給予意大利法西斯主義以決定性的一擊不撥的打擊，自然就容易得多了。

第二個因素，是和意大利的內部形勢有關的。[illegible]在意大利所有各城市中，實際上都發生強有力的示威遊行。法西斯主義還沒有被政死，它還拚命想[illegible]，但是冰已被打破就要淹入水中了。

墨索里尼的垮台，使盟國有機會對希特勒德國——愛好自由的各國人民的主要敵人——給予打擊。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破產，擴展出了：把希特勒的[illegible]迅速消滅的任務，是一定辦得到的。

蘇聯政府照會土瑞兩國
決不可庇護戰爭罪魁
英美兩國也發出同樣的照會

（塔斯社莫斯科七月三十一日電）七月二十九日，蘇聯駐土耳其大使文諾格拉多夫和駐瑞典代辦謝門諾夫，分向土耳其政府和瑞典政府遞致如下的照會：「鑒於意大利局勢的發展，墨索里尼罪惡昭著的法西斯將和別的戰爭罪人，可能圖以中立國家爲避難所，規避由於他們所犯的罪行，蘇聯政府特請各中立國家，絕不要庇護上述的任何罪人。蘇聯政府並且認爲必須鄭重聲明：凡對這種罪人庇護，隱藏，或給以幫助，都違背了聯合國宗旨所爭取的，而且決定用他們所有種種方法實施的諒解原則」。英國政府也以同樣的照會，致送各中立國政府。

（中央社華盛頓七月三十一日合衆電）國務院宣佈：「美國駐瑞典、土耳其、西班牙、葡萄牙、瑞士、梵蒂岡、阿根廷的外交代表，已奉國務院訓令，以羅斯福總統的聲明，促請駐在國政府的注意。英國駐上述各國代表以及蘇聯駐瑞典、土耳其的代表，也已作同樣表示。」

史汀生
已經回到美國

（中央社華盛頓七月三十一日路透電）陸軍部長史汀生，已在訪問英國和北非後回到這兒。據他說：他在歐洲、英國和北非視察的美軍，都有沉着堅定的意志，求爭取勝利。

美軍加軍又一批抵英

（中央社倫敦七月卅一日路透電）陸軍方面今天宣佈：近有大批的加拿大軍隊開抵英國，已在某港口登陸，其中有傘兵、砲兵、步兵、裝甲兵以及少數之加拿大婦女陸軍輔助隊。又據公佈消息，又有美軍數千人開抵英國，途中未遇任何意外。

伊埃兩總理
舉行秘密談話

（中央社開羅一日路透電）據悉：新任埃及的伊拉克總理[illegible]，和[illegible]舉行秘密的非正式談話時，所討論的或者爲於將來組織中東阿剌伯聯盟的各國問題。據悉，這種談話，假使能成功，或者將在明春在開羅召開阿剌伯聯合會議。

納粹的新毒計

想在軍事失敗的時候，消滅最大多數的歐洲人民，使同盟國人口減少。

（本報莫斯科七月三十一日專電）眞理報發表[illegible]夫所作的專文一篇，題名是『希特勒的壞蛋殲滅戰爭』，內中說：在戰爭的初期，當納粹自信有勝利的把握的時候，他們就以有系統的方法來消滅歐洲各民族，可是並不能使特別匆忙。但現在當他們開始失掉一切勝利的希望的時候，就想出了新的毒計：要在最短的期間內消滅最大多數的人民，使萬一德國在軍事上失敗的時候，它那國的人口可以減少到最低限度。我們同盟英國每日郵報的說法：『只有儘快打勝仗，才能使這個危險減小。納粹們正在加速在實質上消滅被佔領國的人民，以使同盟國只找得着荒蕪的國家。戰爭的持久是有利於納粹的這個毒計的。我們必須加速取得勝利。』

漢堡大火未滅
盟機又炸法國德方據點

（中央社倫敦七月三十一日路透電）漢堡和附近基爾的大火，還在燃燒中。據伯恩今午報告，漢堡從二十九日晚間被盟機投擲二千三百噸炸彈後，多處烈燄瀰漫在船塢區以南的資延五十英里。據美軍公報說：美國中型轟炸機今天轟炸法國北部德方據點，炸毀了[illegible]、梅爾斯特和阿布維爾的機場。

法解放委員會
將促請盟國承認

（中央社阿爾及爾七月三十一日路透電）吉羅德和戴高樂的爭執，獲得最後解決後，表示戴高樂對於完成他的改組法軍的理想，已有相當進步。所可注意的，是新任國防委員會主席吉羅和戴高樂，都是擁護最高統帥部的人。從這局勢已經團結以後，一般人大爲澄清，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可以進而要求其應得的一切援助，例如獲得大聯邦的承認，和組織法國的秘密運動之類。此外該委員會又任命[illegible]爲陸軍參謀總長，[illegible]爲海軍參謀總長，[illegible]仍任空軍參謀總長。（倫敦路透電）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以爲承認問題，非常迫切，因爲盟國還有同意大利談判停戰的希望，所以堅決主張：曾經遭受意國侵略的法國，理應派遣代表直接參加談判。

維斯基
將擔任重要職務

（中央社莫斯科一日路透電）最近宣佈出任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illegible]，將在委員會內擔任最重要的職務。遇氏熟知英國情形，并且莫洛托夫工作繁劇，急需遇氏襄助。莫洛托夫不僅爲外交人民委員會委員長，并且是副人民委員會委員長，因斯大林專心軍事，所以外交以外其他工作，由莫氏處理者也很多。

西西里島續有激戰
盟海軍防德軍偷渡增援

（中央社北非盟軍總部一日路透電）據今天公報說：西西里前綫昨有激戰，在[illegible]區進攻的敵軍，已經給擊退了。我海軍曾向[illegible]沿岸及[illegible]沿岸各地區轟擊。美國第七軍又在昨天陣地五公里以外，克復三鎮。

（中央社北非盟軍總部一日路透電）斯培林加（位於尼柯西亞西北四英里）和聖斯特番諾（位於[illegible]以東七英里），現都在盟軍掌握中。

（中央社北非盟軍總部七月三十一日路透電）英美海軍艦隻，現在正嚴密監視，防止德軍偷渡墨西拿海峽增援，[illegible]和科西嘉和厄爾巴上空，德軍輪船駁船多架已被擊落，可見德方現正向新方向用空運增兵，其目的或在科西嘉，或在撤退。

（中央社開羅一日路透電）據中東軍公報說：我轟炸機曾在七月三十日晚間至三十一日未明時，轟炸克拉布里亞省[illegible]方面的鐵路，命中鐵路線，油池附近也落了炸彈爆炸，火勢蔓延甚廣。

宋外長在英受歡迎
英方已瞭解中國需要

（中央社倫敦三十一日專電）宋部長于七日正式訪英的第一週中，都很忙碌，在八月一二兩日，銀行休假期滿以後的一週，約會仍多，有一週的時間，得以飽覽英國各方面的情形，參觀戰時生產中心，戰時工作機關，陸海空軍基地及其他。宋氏自抵倫敦後已謁見英王，訪晤艾登、阿特里、[illegible]、伍德、貝文、[illegible]和中英議會委員會人士等。英國全國性和地方性的報紙，以及在英國出版的其他報紙，都熱烈歡迎宋氏，評述其卓越的成就，並認爲宋氏此行，將獲得熱烈的友情尊重與反響。約克郡郵報本日所刊社論說：我們歡迎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博士來訪，宋氏訪晤首相和其他內閣閣員後，諒已深悉爲全國人民所擁護的英國領袖，已決心在英勇的中國對背叛敵人作戰的時候，盡力予以援助。宋氏乃支持中國長期英勇抗戰中堅之一，宋氏來訪以後，已使英國政府得自深諳遠東戰局的權威，洞知中國的需要，並且他研究如何滿足此等需要的問題。英外交部長，在討論如何恢復中國，以及中東和近東如何永久和平等重要問題。歐洲現局的發展，已使盟國在途更佔樂觀，故將使此次會談付給更切實際，並激起英美不久將以全力對付日本的希望。八月三日，外交部長宴請宋氏，四日宋氏約晤英國駐倫敦的記者。中國大使顧維鈞爲宋氏將宴請艾登、待英美蘇和其他盟國中立門，宋氏拜訪司法部大臣西蒙，五日上議員[illegible]亦宴請宋氏，六日顧大使爲宋氏宴請財相伍德，八日宋氏與英國[illegible]界各地廣播，九日顧大使設宴爲宋氏洗塵。

戰爭圈內

△伊斯丹堡路透電：新近視察巴爾幹防務的隆美爾，聽說已回到[illegible]，現在正擬具計劃，由德軍接防前由意軍佔領的區域。據傳說：其他戰區，也使軍無法抽調，保加利亞的軍隊，也不願遠離祖國接防。

△瑞德里合衆電：[illegible]方面七月卅一日下午十二時五十分發生爆炸，炸燬在一漁船中，約四五層的一列建築物，全部被毀，附合亦全毀，市政廳受創，全市震動。附近傷害乘客，商店，死傷極重，咖啡館一所，竟被炸爲兩半，死傷當達數百人。

△倫敦塔斯電：巴黎訊，據『維琪政府』糧食部長[illegible]報告說，法國西南部早魃已形成災害，土倫區過去一百年來從未見過如此久旱。

△倫敦路透電：南斯拉夫國王彼得，和希臘國王喬治年方二十二歲的姪女亞歷山大公主，一年前訂婚的事情，已正式宣布。

△意瑞邊境合衆電：據可靠消息，墨索里尼已遭監禁，[illegible]及齊亞諾等，也被禁在羅馬郊外別墅中，戒備甚嚴。

△倫敦路透電：德國廣播，暗示將與英交換俘虜。

△比勒陀利亞路透電：南非總理史末資將軍，在他競選勝利告國人書中，表示希望少數黨以普選爲最後決定，停止其反對作戰政策的宣傳。

蘇軍南北夾擊奧勒爾
最激烈戰爭在中南路戰場交點

（中央社莫斯科一日合衆電）蘇軍最高統帥部宣佈：蘇軍攻擊部隊正自南北兩翼迫近奧勒爾，又佔領若干鎮市，最激烈的戰鬥，正進行在奧勒爾半圓地帶中部及南部戰線的交點。[illegible]

（塔斯社莫斯科七月三十一日電）蘇聯情報部七月三十一日晚間公報：七月三十一日，在奧勒爾方面，我軍克服敵人的抵抗和反攻，繼續攻勢，收復住民點數處。在比爾哥羅德方面，進行緊張的斥候活動。在頓巴斯，在伏羅希洛夫格勒以南區域，我軍擴展現陣地，擊退敵方大股步兵和坦克的進犯，敵人損失嚴重。在米烏斯河以北各路我軍陣地，以及其他地區，進行緊張之斥候活動。七月三十日，我軍在各路擊毀坦克一百零三輛，其中九十五輛是在頓巴斯區域擊毀的。敵機被我空中及高射砲火所擊落的五十八架。

（中央社倫敦三十一日路透電）德國新聞社今夜宣稱：蘇軍在奧勒爾以西五十哩的卡拉契夫區，以坦克及大砲掩護進攻。按卡拉契夫在奧勒爾通布良斯克鐵路上。

美國預算
增加海軍費用

（中央社華盛頓七月三十一日合衆電）羅斯福總統發表一九四四年財政年度全國的預算報告，將修正本年一月預算案中的概算，特修正案中的海軍費增加四十億元，陸軍費減少六十億元，足[illegible]經費的概算，則增加爲三百八十億元，而不是一月間所估算的二百四十億元。今後將切實執行增稅和戰時儲蓄計劃，或變做費下，以減少國家經濟所受的威脅。戰費預算已超過三千四百四十億元。

西南太平洋
美空軍猛烈襲敵
六月份毀敵機四百五十架

（中央社西南太平洋盟軍總部七月三十一日合衆電）澳洲美轟炸機今日猛襲所羅門羣島的新喬治亞和[illegible]日軍前方陣地，投下炸彈二十二萬四千磅。空中堡壘，中型俯衝轟炸機和魚雷機，由強大的戰鬥機護衛，出擊[illegible]島的要塞與陣地和機場，投彈六十噸。[illegible]，仍全部安返。強大的盟機猛炸[illegible]日方砲兵陣地，投彈五十二噸，日機三十架[illegible]，在戰鬥機掩護下，[illegible]被擊退，盟軍損失二架，駕駛員一人平安。[illegible]在[illegible]附近擊落日機一艘，一艘爲盟機所擊沉，被損三艘。盟方在西南太平洋上的空襲猛烈。上月日機被擊毀者四百五十架，美機損失一百零五架，雙方損失爲四與一之比。

中航公司
客貨運加價

（中央社蘭州一日電）中國航空公司飛機客票和貨運，自一日起，實行加價，所有蘭貴、蘭渝間各站成人單程票價，均改爲四千五百元，過重行李費每公斤改爲一百八十元，貨運物品每公斤運費改爲四百五十元。

印援華捐款
已超過二十萬盧比

（中央社加爾各答三十日專電）印度援華委員會爲中國募集的『七七』捐款，業已超過二十萬盧比，此足以表現該僑的熱誠和聯合國人士的同情中國。

一批到達印度
我赴英美學生

（中央社加爾各答三十一日專電）中國學生多人，一部份已出國內抵此，他們大部份都是經此前往英美兩國的，包括赴英的工程人員三十一人在內。因等候交通工具，行期業已展緩，前次赴美的交通問題，最近即將解決，地中海業已通航，赴英航程中印大學交換學生計劃所派學生五人，已抵加爾各答，現正在印度衛生研究所受訓，爲期約九個月。



犯罪者無可逃

英美和蘇聯已經通知各中立國家，絕對不要庇護軸心法西斯罪犯，因爲他們是發動侵略戰爭的禍首，他們在全世界犯了蹂躪人權，殺戮生靈的彌天大罪。羅斯福總統說得好：

『必有一日使他們（即這些法西斯罪犯）在他們施行暴行的國家內，站在法庭之前，供出他們所幹的暴行。』

這是一切被侵略被摧殘的人民，用他們千萬人的生命和血肉所必須索取的代價，是不能有任何含糊的。

除開這些直接發動侵略戰爭的罪魁禍首之外，還有那些助桀爲虐的傀儡：以吉斯林、安多尼斯哥、賴伐爾和汪逆兆銘一類的各國民族叛徒，也應當在審判和懲罰之內。沒有他們，法西斯侵略者的氣焰不會如此囂張，侵略行動不會如此殘酷，一切暴行更不會如此深入而廣泛。

尤其是中國的漢奸中國的民族叛徒，因爲他們一向依附着敵人，無惡不作，卻以爲可以逍遙法外，以致呼朋引類，蛇蠍穴藏，狐假虎威，作惡多端的狀態，對於中國民族精神和物質的蒙害摧殘，無所不用其極。我們主張，對這些人類的渣滓，罪惡滔天的民族叛徒，也同樣不作一毫一髮的寬恕，要拘捕他們，要懲罰他們，要使他們在天地之間，無任何地方可以藏匿。中國的人民對這些民族敗類，實在是太切齒痛恨了！

論深刻

姚蓬子

抗戰以前有人攻擊過「差不多」，抗戰中有人攻擊過「前線主義」，不管攻擊者的立場怎樣，態度如何，但都是只看見創作上暫時的某一現象，而缺乏對現象的本質作一研究。其實所謂「差不多」，所謂「前線主義」，並不是可以隨便否定，一筆抹殺的。不僅這兩種創作傾向各有其產生的根源，並且也都有其積極作用。被目爲「差不多」作家和「前線主義」作家的，比之那班不關心國家民族生死存亡，不關心前線，不關心現實，只會寫一些與抗戰建國毫無益處的東西的作家們，簡直是不能夠放在一塊兒比較。但我們也並不是要無條件擁護「差不多」傾向和「前線主義」，正如我們不能夠無條件的加以否定。我們認爲，這些作家們在主觀上是值得擁護的，而客觀上卻是失敗的。他們的失敗並非由於文藝作品不該描寫民族危機，愛國熱情，以及前線的作戰生活，而是失敗於作家們僅只有好的傾向，沒有深厚的，深入的，豐富的現實生活。這不是應該不應該的問題，而是深刻不深刻的問題。因爲對現實把握得不深刻，所以才形成許多作品在內容上，主題上，甚至形式上，廣泛，雷同，不能夠令人滿意。

作家的世界觀，作家的傾向，自然是不能夠輕視的。但作品的傾向是次要的，主要的不是傾向的好壞問題，而是作品所表現的現實是否忠實，是否深刻。單只有正確的世界觀，好的傾向，沒有深入現實的生活，你可以寫口號文學，宣傳文學，公式主義的作品，然而你寫不出來真正的藝術作品。反過來看，只要你曾經在現實中深刻的生活過，透澈的理解過，你寫出來的作品自然會內容深刻，豐富，具備着好的傾向。正確的世界觀只是理解現實和生活的態度，而不能代替現實和生活。倘若世界觀不能溶解在生活裏邊，世界觀僅僅是一套空洞的理論，抽象的教條。形象是具體的，決不能從抽象的理論產生，只有從活生生的具體的現實體驗，才能產生出文學形象。所以，我們首先重視生活，其次才重視傾向，我們使世界觀服從生活，並不是拖着一個世界觀就覺得了不起，高興得忘記了自己名字。

正確的理論固然可以指導現實的發展，但理論卻是從現實的發展中，從人的實踐中，逐漸發展完全起來的。凡是理論都是客觀的，都是存在於客觀現實裏邊的。只有忠實於現實的人，才能夠從現實中發現真理。換句話說，不管許多人的立場不同，觀點差異，只要都肯忠實的向現實的深處發掘，最後所得的結論一定會大體一致。這大體一致的共同認識就是客觀真理，只有忠實的深淺，偏差的大小，而沒有本質的不同。大家愈肯用忠實態度，愈肯向深處發掘，則所得的共同認識愈統一，愈客觀，愈接近絕對真理。反過來看，假只在書本上搬得一套理論而不能深入到現實裏邊去生活，去觀察，去研究，則理論也會在你的手裏發霉，起毛，腐化，生蛆。所以想成爲一個作家，或想長保持你的創作生命，你應該七分依靠生活，三分依靠世界觀；你應該爲生活和深入現實而學習理論，不必爲作品的傾向，主題，而學習理論；你應該把廣大現實世界看做是創作知識的中心源泉，可別把空洞的理論，世界觀，當做了你的靠山。

一切膚淺毛病，武斷和偏見，都是產生於不能忠實現實，深入現實。只要你能夠忠實的深入現實，你就會像優秀的科學家一樣，獲得真理，克服偏狹的主觀成見。越是虛偽的人越不敢正視現實，也越想欺騙自己和欺騙別人。只有對現實採取忠實，才能夠對現實看得深刻；不能忠實，就不能深刻。對生活是如此，對治學也是如此，對創作更是如此。所以自古及今，無論中外，凡偉大作家對現實都極忠實，凡偉大作品所表現的現實都極深刻，不管杜甫、曹雪芹，雨果、左拉、巴爾扎克和托爾斯泰，他們之間的世界觀是怎樣不同，也不管他們和我們之間的世界觀又怎樣不同，但我們卻不能不承認他們在文學上有輝煌貢獻，很值得我們學習。從歷史發展的一般情形說，我們不能不承認這些前代的偉大作家。然而事實上我們卻還給他們提鞋子都不配。這只有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他們對於現實的忠實，深入，那種發掘生活的無比精力，我們還遠遠的不能趕上。

忠實於現實，才能夠深入現實；深入現實之後，才能夠產生的理解現實，對現實發生熱情；而這熱情，反過來又督促你忠實於現實，深入於現實。脫離現實，對現實的熱情便與枯竭；熱情枯竭之後，就更不能接觸現實。所以，有些文學家寫不出來作品，自認爲「創作的熱情消竭」，實在也就是因爲與現實隔得太遠，首先對現實失去熱情，然後才沒有創作熱情。至於寫一些不痛不癢的東西，像沖淡淡的一些花鳥虫魚的散文，或者像老頭兒們從一瓣落花看出來一套哲理，這只能算是小趣味，不能算做熱情。熱情是向外奔放的，小趣味是向內收斂的。熱情使你接近廣大現實，小趣味卻使你拘限於狹小的生活天地。熱情使你進取，而小趣味使你退讓。一切偉大的作家都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都具有悲天憫人的胸懷，都富於人類的正義感和同情心。這沒有別的原因，唯一的原因是他們能忠實於現實，深入於現實。忠實於現實，故忠實於真理。深入於現實，故不能不有真恨，真愛，真的感情；不能不有所擁護，有所抗議，擁護那合乎真理的，而抗議那違反真理的。這真恨，真愛，真感情，以及有擁護，有抗議，就是人類的正義感，人道主義的基本精神。有了這，你的作品就充實；沒有這，你的作品就空虛。有了這，你的作品就深刻；沒有這，你的作品就膚淺。有了這，你的作品就崇高；沒有這，你的作品就庸俗。有了這，你的作品就富於人間性；沒有這，你的作品就是鬼氣發冷。

偉大的作家，他們的思想也都是不凡的。所謂作家的敏感和作家的思想深度是不可分的，而這二者又和生活的寬度深度成正比例。終年關在屋子裏，你就不會對宇宙的變化發生敏感，同樣也不能對現實世界看深看透。只有生活得深，觀察得深，才能夠思想得深。科學上的發明都是從無數實驗中得來的成果，文學上所反映的真理也都是從廣泛的現實中深刻體驗出來的。作家是現實的鏡子，時代的號角，人生的指導者，並不是擁有某種神秘的天賦才能，而是憑着敏銳正視現實，深入現實，忠實於現實的反映，真理的宣揚。所以不敢正視現實，深入現實的人，不配做作家；對現實認識得模糊的人，不配做作家；不能做作家的人偏要去做作家，結果對人類無益，對自己不會有什麼好處。

作品的成功與否，技巧的問題是其次，內容的深刻性是主要的。只要作家們能把他所要表現的內容深刻的體驗過，感動過，研究過，技巧的問題是容易解決的。因爲，都知道，是內容決定形式，而不是形式決定內容。內容愈深刻的作品，愈能夠感動人，愈能夠引起廣大的共鳴，愈能夠抓住多數人的心靈，愈能夠使人們恨所當恨的，愛所當愛的，愈能夠使人們接近真理。一句話，能深刻方能感人，感人方能影響人。必須首先感動自己，方能夠感動別人。我不信對現實抱着旁觀態度的人會寫出感動人的偉大作品。左拉是自然主義者，但名詞不能和「短篇單位」混爲一談；如果說左拉對現實沒有豐富熱情，對人民沒有深刻的同情心，那麼，就完全不合事實的。

我們必須跨過廣泛，走向深刻，方能夠提高創作水平。然而，要緊的是，必須生活深入，方能使作品深刻。而且，不但要生活，還要多用腦筋想。只有在生活中用思想，在思想中鍛鍊生活，才能夠做到深入現實，深入現實，才能夠克服我們的廣泛毛病。光生活而不用腦筋，和光用腦筋而不生活，同樣是要不得的。至於讀書，我不但擁護，而且主張作家應該廣泛的讀書，突破文學書的圈子外去讀書。你讀的書的方面愈多，你愈能從衆多的側面，衆多的角度，來理解這世界，你愈能從衆多的現象上去理解現實的本質。我對於那些不關心時事，不注意世界動態和周圍變化的人，永遠覺得納悶，因爲我不曉得他們爲什麼要幹創作這門工作。

新華副刊

少倒一杯酒

在法西斯意大利的故事

（六）

L. Spada 著　萬歌譯

第二天早晨，突然有些不速之客來到巴黎的廠中——五個便衣人員。其中三人帶走了方但拿和波隆那人。其他二人則來到西錫奧的面前：

「你跟我們來，」他們說。「有些事情需要你解釋。」

西錫奧的臉色變得灰白，他的雙膝開始發抖，他的頭像浮游在霧中，他默默的走了幾步，然後他的頭似乎稍稍清醒了些，到門口時他忽然停住了，開始像一個罪人似的反抗起來。

「我是一個正直的人，」他竭力的說，「我沒有做有害的事，我很遵守法律。」

「走，不要做出可笑的事來！」來人中有一個粗暴的說。西錫奧於是仍被突然的推擁走了。

在路上，西錫奧想着所有他在報紙上讀到過的關於特別法庭的事，額上冒出了一顆顆冷汗珠。

政法警察的總部，又髒又暗，簡直像個監獄。

在那裏中間會晤的走廊中，西錫奧與別出波隆那人也在這邊。後者向他點點頭，但是他們不能談話，必須等待警察長傳他們去問話。

顯然，方但拿被控的是最嚴重的罪名。他被審問了很長久的時間，一個半鐘點後，當波隆那人和西錫奧被傳到警察長的辦公室中去時，方但拿已經不在。很明白的他已從另一門中被帶出去了。

在辦公桌旁坐着一個馬頭樣的漢子，顎骨長得像把刷子。他的雙頰通紅，顯然在在暴怒。西錫奧深深的鞠個躬，奉承的微笑着。警長嚴厲的看了他一眼，拿起筆說：

「把你自己的一切詳細的報告出來。」

聽到警長也是那不勒斯地方的口音，西錫奧比較勇敢了一些，他走前一步，臉上裝出一副友善的笑容，靠着辦公桌，慇懃的說：

「我們是不能相互諒解的——我們是那不勒斯同鄉，」他說。

警長像受侮辱似的跳起來。

「這樣大膽！手從桌上拿開！退後一步！把你的閒話，不准東扯西拉！」

西錫奧的血在血管中結起冰來了。他像原來像的搖擺不定，遠離了兩個鍋，站着不敢作聲。

警長也寫下了「美男子」的姓名和履歷。不像西錫奧，「美男子」倒是很嚴厲的。警長在和方但拿談過話後，顯然很是忿怒，臉漲得通紅，他厲聲的叫道：

「別厚臉皮！閉着你的閒話！回答要清楚！你們是方但拿在廠中最好的朋友，是不是？方但拿在廠外和那些人常有來往」？

「不知道，我在廠外時從未遇到他，」波隆那人冷冷的說。

西錫奧，作爲一個，抱着他的雙手像在禱告，兩眼向天的祝道：

「誰當心過方但拿的私生活，警長先生，你還：對待你那樣的人物，我還會存一些說謊的念頭麼？像我，西錫奧・溪洛布，瞭解什麼是他的公民責任，一個可敬的國民……」

「夠了！不許再嚷！……告訴我方但拿是否和什麼政治團體有聯係。」

「天哪！你說什麼人呀？」西錫奧叫了起來，他的眼珠滾動着，二只手放在他的腦袋上，「你以爲這樣的滔天大罪，方但拿敢相信我告訴我嗎？他會告訴西錫奧・溪洛布，一個人人尊敬的公民，他……？」

「夠了！閉住你的嘴！」警長非常煩躁的阻止他。他按着鈴，叫道：

「把方但拿帶進來」！

方但拿出現了，由警察們挾持着；他們實在是拖進來的。他臉上並無傷痕，可是他的臉色卻是可驚的蒼白，他的眼中也閃着發高熱時的光彩，當方但拿看見他的朋友時，他想從警察們的臂膀中掙脫出來，他叫道：

「告訴每一個人，他們打我，用鞭子打，胸部，頭部！他們……」

但是警察已經捉到他的身上，掩住他的口。西錫奧覺得一陣寒慄直從他的背脊降下。他覺得像有一根冰冷的長針插到他的脊柱中去。

「這是屬於一個反對政府的非法政治團體的，」警長對方但拿說。「你不用否認，否則你將給自己找來更多的不幸。承認了吧，我們握有你無法否認的證據。」

可是方但拿仍舊不可屈服的站立着，他毫不遲疑，不理會那些閒話，祇是把久藏在他心中的話喊叫出來：

「你們要把我弄得怎麼樣？」他喊道。「我知道我現在是在說些什麼！他們打我，這是無恥，這是暴行！復仇的日子一定會來的！」

那警長失去控制自己的力量了，敲着桌面，大叫道：

「帶他到二號監獄中去！」

西錫奧立刻想到「二號」所可能有的意思，不自覺的移得更靠近波隆那人。

「你是屬於什麼政治團體的？」警長轉對西錫奧喊叫了。「快承認！否則你就和方但拿一樣。」

西錫奧發現他是完了。他集合了全身的力量，伸出他的手，開始又激動又蕃亂的喊起來了：

「這整事情我一點也不懂，一點也不知道！我是從一個有名望的家庭中出生的，我祖父是跟隨加里波的的，我能拿出他所得勳章的證據來，我能證據作和換得！我雖然常去喝酒，但近來我一滴也沒入口！你可以問任何人！我不向人借債，我也從不借給人！我的兄弟，他現在是在美國，曾經參與的那波里之役。另外一個兄弟——我父親第一個妻子的兒子——是一個軍官！……現在……」

「夠了，夠了！」警長打斷他的話。然後，轉身對波隆那人，問道：「那麼你的政治觀點怎麼樣？」

「我對政治並無興趣，」波隆那人安靜的回答。

「那麼，你說，你對什麼東西有興趣？」

「運動和機械，」是那沉靜的回答。

警長立起身來，開始在室中不安的踱着。最後堅定的下令道：

「叫這二個笨蛋滾出去！」

當他們出來時，這二個朋友便分開了，並且爲了安全起見，決定這時期內不再見面。西錫奧發現他那和平的生活已告結束，他的東西都在紊亂狀態中，……西錫奧已嚇了。生活已經抓住他的頸項使他像在暴風雨中一樣打旋。

當他回到家中時，他發現他的行李已被搜查。床鋪也給翻開了，枕頭也給弄碎了，丟滿一地，裏面的絨毛全都散了出來。鏡櫃也給打開了，在一只舊椅的椅子附近，橘和胞片撒了一地。

西錫奧的心中充滿悲憤。他想到他自己站在政治警察總部的辦公室內任他嘲笑的情景。他聽從着滾滾的言語，反叛的圖畫在他的心眼前閃亮，他幻想出醜惡驕橫的臉來讓他盡量把唾沫吐上去。他的憤怒在他胸內不能壓抑的湧躍着，他怕他自己也像方但拿一樣的會立刻把它表露出來，甚至最後把他滿溢着的激憤在一些行動中表示出來。

× × ×

那晚上西錫奧整夜未合眼，方但拿蒼白的臉和閃光的眼睛老是在他眼前來往。

第二天早晨，瑟利莎，騎士的女婢，來看他了。她高聳的顴骨上塗着一層很艷的紅色，她的手中提着一束綠色的花。若在另一個時光，西錫奧一定高興得唱起歌來了。可是現在，他卻漫不經心的聽着這少女的說話，她的話中，祇有一段使他不斷重覆着的新聞是受他注意的：那便是說騎士是非常的難悅，騎士的太太和整天的哭泣。她以爲他們馬上便要破產了。

在分別的時候，瑟利莎把自己投在他的懷抱中，可是西錫奧所感覺到的，卻只是疲憊的疲乏。生活對於他變得更爲麻煩更爲不可捉摸了。這種感覺從未離開過他，不但當他在室中的時候，即使在他工作的時候，也是這樣。

第二個星期六，工人們並未領到工資，他們全都預料到下星期一將會發生的變動，那天早晨，又冷，又是陰天。通作坊的門是緊閉着，擠在作坊前的工人就像是一羣在墳場上舉行葬禮完畢時的人一樣。他們在風中發抖聳着肩，手插在袋中，沒有一個人講一句話。直到西錫奧出現在鐵柵面中，吐出了「破產」二個字，衆人才開始考慮這個消息。一切都完了。這個他們在其中工作了好幾年的小世界忽然消失了。

「那麼騎士呢？」

「他已被送到醫院中，」工人中一個比較消息靈通的說。

「那麼騎士太太呢？」

「她避到她情人的家中去了，」一個有錢的酒商家裏。」

「瑟利莎又怎麼樣？」

「她將回到鄉下去，她現在正在整理物件。」

工人們開始慢慢的散開；不久他們便消失在附近的街道和里弄中，像沒有來往的人羣裏。失業了……像許多其他的人一樣。這便是結局。那個小學徒是最後一個從門中走出來的人。他哭得很傷痛，因爲他辛苦賺來的錢給騙掉了。

西錫奧第一個念頭便想到他存放在銀行的四百個里拉；假如他省吃儉用，這款子能維持他一個月的生活。但是再以後呢？就會像那夜那樣飄泊。一個上了年紀的人，經過許多年的辛勞之後，無法維持生活對他正是一件嚴重的問題。

然而使他苦惱的倒還是他對他朋友方但拿的掛念。他常會幻想着他自己走進監獄，打開第一把鎖，轉住那些守衛，到處搜尋方但拿，而後則在一間暗室中找到他。他把他扶起來，抱着他，把他帶到曠野上來受陽光的照耀；想到自由，他的心中便充滿着喜悅。

方但拿是他最親密的朋友。他知道他將把西錫奧壓抑着的深藏在他「思想的王國」中的感情表達出來。他常把在談話中編知的西錫奧擴大鼓勵着的模糊的概念具體化起來。方但拿常把這些概念給他們。方但拿會引起了他對事物的興趣，而在這個時候，當生活正以它全部的沉重壓在他的身上，幾乎把他壓得粉碎的時候，他覺得他是格外的需要方但拿。

對於西錫奧，方但拿的被捕簡直像是對他個人的污辱。他從未停止過這種想法。他，帶滿着激憤，回想着被捕時的每一細節，他的思想結果常又是回到悲慘的墳地中去。

西錫奧從門口走開。波隆那人則走在他的旁邊，他的手插在口袋中，聚精神的向前望着像是沉落在沉思中。

「總得想點方法營救方但拿，」西錫奧說。

「美男子」的心，似乎正爲他原來的念頭佔據着。

「總得想，總得想方法！」他帶着煩亂的聲音說。「有許多人感到不滿的人，他們嗟咒，咒罵、責罵；但有更多的人，他們毫不關心，他們無目的的閒逛着，兩只手則放在口袋中。」

西錫奧感到很羞慚。

「我們是那樣的人，」他說。「但是我能做什麼呢？我是一個沒受過教育的人，能望我做些什麼呢？」

「你這不對的，那完全錯了！」波隆那人立刻抓住這一點熱烈的說。「勇氣不是科學。」他執住西錫奧的手，把他拉近了些，在他的耳邊輕聲的又把他那永變的格言唸了一遍：「你要的是方法！你懂不懂？方法，什麼時候這句話會走進你這那不勒斯的腦中去？」

波隆那人又把他的朋友推開，西錫奧便開始反覆的低到着「方法」二字的意義，雖然他還不十分明白波隆那人讀着的到底是什麼，他默默的向前走着，西錫奧這時又想起了方但拿的話：「一定要有人出來發動！一定要有人出來發動！」

（明日續完）

墨索里尼的臉譜

鍾穎

墨索里尼在民主主義浪潮的沖擊下，終於悄悄的沉淪下去了，一代混世魔王的「殞落」，倒引起了我們爲他萬分「悼念」的心情，我們很願意趁這機會給他描製一幅「永垂萬世」的臉譜。

我們都已經知道，他是出生於一八八三年的。在歐戰以前，曾經做過一時期的新聞記者，他所組織的「戰鬥法西斯團」是一九一九年三月成立起來的，最後於一九二二年靠八萬黑衫黨進軍的巧妙手段，獲得了宰制意大利的機會。

在歐戰時期，他曾經是一位積極的反戰者。在他的報紙上常常寫着他發明的格言：「打倒戰爭！我們守中立！」可是很快的，他認清了如果要替自己獲得更好的機會，一個野心家是不能反對戰爭的，於是他又高呼擁護戰爭參加戰爭了：「戰爭是神聖的天職，戰爭之於男人正如母道之於女子」！至於戰爭是正義的或非正義的，他是不復問的。

他不管什麼民主自由，他認爲民主已經是過時代了的狂悖的東西。在他的一篇演講中，反覆的對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加以無恥的攻擊和謾罵：

「和社會主義不同，法西斯主義對民主政治的概念是不能容許的，無論理論，立場，或其實施方法，皆是如此。

「民主政治是無能的，多少高尚的美德與品性，都在民主政治下消滅了。

「法西斯主義，無論在政治的與經濟的立場上，都絕對反對自由主義。

「我們即使承認十九世紀是社會主義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的時代，但並不能因此說二十世紀也是社會主義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的時代。政治的主義是向前的，二十世紀已經是一個「右傾」的時代，法西斯主義的時代了」。

民主政制自由主義既被認爲過了時代的東西，國會制度選舉，也就沒有存在的價值（？），在他的自傳中，他寫道：

「所有社會主義與民主的政黨，都是無效率的政黨，國會制度以同樣的原因，也就歸於消滅。

「選舉這件事是一種很幼稚的把戲，數十年來，它使我們國家不安寧。它所產生的國會是不良的而又毫不能盡一個新意大利所應盡的職務」。

選舉制度在墨索里尼的口中，成了使「國家不安寧」的障礙物，那麼，他組織「有力」的法西斯政權，則是「師出有名」了。

在墨索里尼的統治下，人民是沒有自由之可言的，爲了完成貫徹意大利的法西斯化，他決定不許任何新聞紙有一點的自由。有一次，一個新聞記者（魯德威格）大膽的問墨索里尼，爲什麼統制全國的新聞，他回答道，那些新聞記者要是有了言論的自由，他們所寫的，將不過是那些擁有報紙的大企業家和行銀家們所要求的而已，正如這一位新聞記者所說的一樣，他的真實的目的，不過是要使所有的意大利人都變成一式一樣的漏器。

人們沒有了自由，但人們是會尋找自由的，於是許多著名的文化界的代表人物紛紛的開始了他們的逃亡，關於這方面的情形，魯德威格在他給墨索里尼所寫的傳記中，有下列的一段：

「就在這個時期，智識界和文化界的代表人物，都逃離了本國，沒有半個新起的詩人或藝術家起來填補他們留下來的空隙。意大利的偉大的智識就荒涼了。墨索里尼第一個在一個文明的國度裏壓制了自由，而鼓起了其他冒險之徒在他國仿效尤，這是他要對歷史負責的。」

在意大利，青年學生沒有平等受教育的自由，用墨索里尼自己的話來說！「國立學校只爲那些有資格者而設的，凡不得入國立學校者可入其他學校」。

科學的研究也不能逃出墨索里尼所設下的陷阱。也是在他的自傳中，他供稱：「我已經決定，給各大學的合作，將法西斯經濟部門，法律部門或其他有關法西斯文化的機構都建造好。」純學者，純專門學識的世界，被法西斯主義所沒消了，法西斯用實際的，理論的，精神的，創設的無比及複雜的行動以創造新文化」。意大利「全國法西斯文化研究所」所長德蒂索曾一語破的地說明了法西斯和文化的關係，那就是：「不是文化透入法西斯主義，而是法西斯主義透入文化」。

對於羣衆，墨索里尼是永遠瞧不起的。在他看來，羣衆不過是無知的一羣，他說：「法西斯主義，否認羣衆可依其多數的力量以指揮人類」（演講詞），他告訴一位新聞記者：「在我看來，未組織的羣衆，猶如一羣綿羊一樣，我並不反對（？）羣衆，我祇是不承認它能自治而已。……羣衆不須知而必須信，它必須服貼而任由捏搏，當羣衆在我手中常使我感到厭惡。」

暴力是墨索里尼一生所崇拜的東西，他認爲暴力可以征服一切：「我們所走的路是需要暴力，犧牲與流血的；我們絕不能用水乳交融的宣傳方法以及國會中或新聞界記者所用的織帶的鬥爭。因之，他確信「暴力也是一種道德」，對於人民最好也是施以暴力：「對於人民，要想用好話，或用宗教式的勸告是無用的。最需要的就是一種合時的，懲如的，英武力的暴力的系統。」他的規律是：「當利與暴力鬥爭的時候，解決就待暴力的試發。」

在墨索里尼執政的時期內，意大利境內是不許有任何其他團體存在的，因爲他以爲法西斯是一個整體，法西斯主義存在一天，其他的團體就都不能並存，他說在他統治下假還有其他團體秘密存在完全是由於意大利人的性質，善於分派搗亂，因此，阻止搗亂，是他應該盡的天職（？）。

墨索里尼永遠不能放棄他的意大利帝國的迷夢，他對阿比西尼亞土人使用過他的機械化的黑衫軍，芥子氣，支持西班牙叛軍，對阿爾巴尼亞，希臘……進行過殘暴的侵略戰爭，等到德國瞞下盟友以後，他的黑衫軍又向蘇聯領土進攻了，然而這些戰爭，並沒有給他以任何的滿足，卻相反給意大利人民帶來了無盡的痛苦，「千夫所指，無疾而死」，他所造的罪孽，也給他自己帶來了「沉淪」的災難。